

吕华亮 著

《诗经》名物的文学价值研究

安徽大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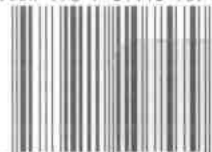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诗学论丛

《诗经》名物的文

责任编辑 朱丽琴 姜 萍

封面设计 孟献辉

ISBN 978-7-81110-757-9



9 787811 107579 >

定价 18.00 元

《诗经》名物的文学价值研究

吕华亮 著

安徽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诗经》名物的文学价值研究/吕华亮著. —合肥:安徽大学出版社,2010.4

ISBN 978-7-81110-757-9

I. 诗... II. 吕... III. 诗经-文学研究

IV. I207.2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62484号

《诗经》名物的文学价值研究 吕华亮 著

出版发行	安徽大学出版社	印刷	合肥义兴印务有限公司
	(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59)	开本	880×1230 1/32
联系电话	编辑室 0551-5108856	印张	7.75
	发行部 0551-5107784	字数	200千字
电子信箱	ahdxchps@email.hf.ah.cn	版次	2010年4月第1版
责任编辑	朱丽琴 姜萍	印次	2010年4月第1次印刷
封面设计	孟献辉	经销	新华书店

ISBN 978-7-81110-757-9

定价 18.00 元

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

序

王 洲 明

《诗经》所载录名物之众多、之集中，在中华文化的原典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。故此，孔夫子在充分肯定《诗》的“兴”“观”“群”“怨”、“事父”“事君”作用的同时，又特别强调了“多识于鸟兽草木”的认识作用。

也正因为《诗经》文本的这种特点，所以，自汉代的《毛诗故训传》、三国吴人陆玑的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、乾嘉学派大量的《诗经》名物研究专著，以迄现代、当代的不少学者，都对《诗经》的名物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，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。实事求是地说，清朝以前的《诗经》名物研究，主要采用考证的方式，对名物予以考释，使得“名”与“实”相符，便于人们读懂《诗经》，这无疑为《诗经》名物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现代、当代的学者已有意跳出单纯考证、辨识名物的旧路，开始思考和研究《诗经》名物所包含的文化意蕴，开辟了《诗经》名物研究又一广阔天地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样的研究对于认识《诗经》的特质、价值、意义、成就，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，而且这种研究，在实际上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。如果再往深处思考，既然名物对于《诗经》是如此的重要，甚或可以说，没有《诗经》中的名物就没有《诗经》，那么，从总体上看，《诗经》



中的名物与《诗经》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？换言之，《诗经》中的名物对形成《诗经》的特质（包括文化、思想、艺术精神等）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？我想，就深化《诗经》名物研究的角度而言，这应该是不能回避的问题。更进一层地说，如果能合乎实际地结合周代文化，从研究《诗经》名物的角度切入研究《诗经》，就能从更深的层次、更广的视角把握《诗经》的文化精神、艺术成就，当然也会对《诗经》所反映出的周人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，有更加实际的感受，对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学艺术瑰宝的成就、价值和意义，有更切实、更深刻的认识。

如果说研究任何一个课题都有一定的难度，那么，从《诗经》的名物研究切入研究《诗经》的特质、成就，似乎困难就更大一些。真正弄懂《诗经》中的名物，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而真正弄懂了名物，却只是这个课题研究的前提，因为作为文学艺术的《诗经》中的名物，已经不是孤立的、静止的、客观的、死的名物，而是承载《诗经》文化精神、艺术成就的有机载体，所以，考索《诗经》中名物的文化意蕴及其在《诗经》中的作用，就是从事这个课题研究更加费力费神之处。还有，《诗经》中的名物包括有人工名物和自然名物。一般地说，人工名物蕴含有更多的周人现实的文化观念；而自然名物固然是更多地蕴含有远古氏族生活的文化遗存，但同样又是作为周人现实的文化观念的反映而存在于《诗经》之中的。而且，即使是人工名物，也应该是不断发展形成的，并逐渐地、由微而著地成为某种文化观念的象征物，并被周代社会群体广泛认可和接受。所以，当我们进一步思考周人是如何将这些蕴含有某种文化意蕴的名物，选择、组织、建构成文学的、艺术的《诗经》殿堂的时候，又势必会涉及周人的认知水平、思维特征和艺术追求。

华亮君不避艰难，勇敢地选择和承担了这个课题的研究，集中三年时间并经过反复修改，终于将《〈诗经〉名物的文学价值研究》的论著呈现在读者面前，非常值得庆贺。该论著不仅是对《诗经》名物与《诗经》成就之间关系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，而且在实践中寻觅出了某些研究这类问题的有效方法、理路，并得出不少令人信



服结论,对当代《诗经》研究的深化,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。

就其荦荦大者而言,我认为论著所作出的下述重要论析,都能言之有据,言之成理,并给人以启发。

论著首先对《诗经》名物的运用情况作出了总体性的考察,认为《诗经》名物的运用,具有丰富性、选择性、多用草木鸟兽等特点,并从先民的思维特征、礼乐文化、农耕文化及民歌对贵族影响等方面,分别阐释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。通过这种总体性的考察和论述,不仅具体而实在地展示出了《诗经》名物运用的基本状况和特点,也为此后专门论题的展开奠定了基础。

论著通过对《诗经》服饰名物的考索和分析,所得出的周人崇尚“君子人格”的认识;通过对《诗经》中车马等饰品的考索和分析,所得出的周人的尚武精神,以及这种尚武精神又渗透着“德”“礼”的文化色彩的认识;通过对农业名物、家居名物的考索和分析,所得出的周人的重农精神和“故园”情结等等,都是通过对实实在在的《诗经》中名物的考索分析,具体而生动地展示出周人生活的实境,并由此体味出《诗经》的特质和文化精神。

《诗经》中名物与《诗经》的文学、艺术特征的关系,是论著关注的又一重要问题。论著中有关这一问题所提出的见解和认识,我认为应格外值得关注和思考。比如,中国诗歌“情景交融”的特性,已成为共识性的认识。论著通过总结《诗经》名物具有“选择性”的特点,认为“名物选择性是建立在礼乐文化影响下的周人高度艺术修养之上的,而这种选择性对于《诗经》的艺术成就,乃至中国诗歌艺术特色的形成都具有重大的意义,它说明了周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追求诗歌艺术之美,中国诗歌创作的自觉时代已经拉开序幕”。不论我们对论著所提出的这个观点赞成与否,但这是通过考察中国最早诗歌创作实践,具体说,是通过分析中国最早的诗人,是如何通过选择诗的最基本的“构件”或称之为诗的“元素”,而构思、创作、并形成成为诗歌的实践,来考察中国诗歌所独具特性的形成的原因,这固然能说明名物研究对于深化《诗经》研究的重要性,这种宏观把握和具体考察相结合的研究理路和方法值得赞许,而



且所得出的结论更值得深思。比如,论著从考索《诗经》名物出发,研究并总结出《诗经》的美学特征,认为《诗经》具有“灵动美”和“含蓄美”的特征。在对灵动美作出两个层面的论析后,又归纳出含蓄美的两种表现形式:“隐义”型含蓄美和“隐情”型含蓄美。并认为“前者是周人普遍的话语特征,是属于浅层面的含蓄美;后者则是一种高层次的艺术追求,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之美”。而且对“隐情型”含蓄美之于中国诗歌艺术审美特征的影响,作出进一步的分析。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,这似乎是当前《诗经》研究者还尚未关注、或虽有关注尚未深入思考的问题。再如,对于《诗经》研究中的老话题,如“意境”、“赋比兴”,论著也都有研究心得。如论著总结出《诗经》意境的四种基本类型,如认为赋比兴就是运用名物抒情的三种艺术手法等等,其具体论析读者自可详细披览,它们给我的感觉是都能给人以启迪,发人以深思。

从研究《诗经》名物的角度总体性地研究《诗经》的成就,是一个值得继续思考、研究的问题。我觉得,无论在所关注的《诗经》名物的广度上,也无无论在《诗经》名物与《诗经》关系的深度上,还有较大的思考和研究空间。我希望华亮君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,就这个问题继续思考和研究,也希望当代的《诗经》研究者,能关注这个课题的研究。

与华亮君相处三年,了解颇深。华亮君刻苦好学,耽于深思;心细认真,甘于寂寞;低调为人,笃于友情。我相信,华亮君能在高等学校的工作岗位上,教书育人,并在科学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绩,自信、坚定、充实、愉快地行进在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上。

是为序。

2010年3月13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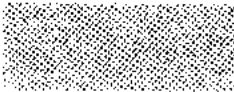
于山东大学五宿舍



目 次

序(王洲明)	1
绪 论	1
第一章 《诗经》的时代背景	13
第一节 礼乐文化与远古“遗留”	14
第二节 周代两大主题生活:祭祀与战争	16
第三节 周代科技发展简况	18
第四节 周人的主导思想	22
小 结	24
第二章 《诗经》名物的特点及其生成原因	25
第一节 名物的丰富性	25
第二节 名物的选择性	29
第三节 多用草木鸟兽虫鱼	33
小 结	41

第三章 《诗经》名物与周人的时代精神	43
第一节 《诗经》名物与周代君子的人格追求	44
第二节 《诗经》名物与周人尚武精神	56
第三节 《诗经》名物与周人“以农为本”精神	74
小 结	86
第四章 《诗经》名物与周人的生活画面	88
第一节 名物视角下的周人婚恋、家庭生活	89
第二节 名物视角下的周人宴饮生活	112
小 结	126
第五章 《诗经》名物与《诗经》的审美特征	127
第一节 名物视角下《诗经》的质朴美	127
第二节 名物视角下《诗经》的灵动美	136
第三节 名物视角下《诗经》的含蓄美	146
小 结	158
第六章 《诗经》名物与《诗经》的艺术成就	160
第一节 名物、意象、意境	161
第二节 名物与“赋、比、兴”	174
第三节 名物与《诗经》人物形象塑造	189
第四节 名物与《诗经》的语言	208
小 结	217
结 语	219
附 从《诗经》名物的研究纠正今人对诗意的误解(三则)	223
参考文献	234
后 记	241



绪 论

一、名物的界定

什么是名物？古代“名物”一词运用较多，关于名物的专著也不少，但没有为“名物”下一个明确的定义。根据古今注解及名物研究的内容，我们的理解是：名，指名称；物，指具体的实物，这种实物在颜色、性状、形制、等差、功能、质料等诸多方面具有自身的特征。那么，“名物”就是指具有一定名称和特征的具体实物。它是“名称”和“实物”的结合体，具有下面两个特点：一是以名称形式直接反映对象的，二是它所反映的对象是具体而实在的。^① 依此，我们说，名物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是三国时陆玕的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，而先前的《尔雅》、《释名》只是包含了名物解释的训诂学著作。

然而在孔子重“名”思想的影响下，有些研究者把单纯的“名号”疏解也归入到名物研究之列了。比如，明人冯复京的《六家诗

① 按：这里所说名物的两个特征，我们采纳了刘兴均先生的观点，可参《“名物”的定义与名物词的确定》，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》1998年第5期。但刘先生对名物的理解，还是与我们有些微殊的，故对他的观点，我们只是部分采纳。



名物疏》，其内容既包括草木虫鱼、车马、宫室、服饰等名物的训解，还包括“姓氏”、“爵位”等的解释。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说，这类书不能算是纯粹的名物研究专著，因为“姓氏”、“爵位”等不具有实体性，故不能算作名物。

《诗经》中的名物，总体上可分为自然名物和人工名物两大类，前者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草木鸟兽虫鱼，还包括山川风雨、江河湖泽、日月星辰等，后者包括服饰、车旗、饮食器、乐器等。我们的研究范围是：自然名物方面，以草木鸟兽虫鱼为主，并兼及其他；人工名物方面，以服饰、车旗、饮食器、乐器、建筑名物为主，并兼及其他。

二、《诗经》名物研究的意义

《诗经》是中国文学史上耸立的第一座丰碑，它壁立千仞，古朴雄伟，横亘在中国文学的莽野；它又如滚滚黄河，奔流而下，为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养料。

《诗经》共 305 篇，是展现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周人“全景式”生活的一幅长卷。

通过这幅“长卷”，我们可以了解周代不同阶层的不同生活，有作为“国之大事”的祭祀、战争，有朝会、宴饮、畋猎、恋爱、婚嫁、家庭，有农耕、采摘、劳役……

通过这幅“长卷”，我们还可以了解周代的科技发展状况：农业、制造业、纺织业、建筑业、捕捞业、生物学知识的掌握，等等，特别是周代的制造业，由于现实的需要而特别发达，有“百工”之称。所以，后人研究周代的科技发展状况，大都以《诗经》为主要依据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《诗经》被后人称为周代的“百科全书”，是不为过的。

《诗经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上述“史”的方面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文学方面。与《尚书》主记事不同，《诗经》主言情，它是周人的一部抒情歌集。它在反映周人生活的同时，也向我们展现了周人心中的火热情感；不唯如此，它还塑造了众多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，



是一幅展示周代人物的长卷；它丰富多彩的语言、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、各类诗歌题材的开创，都成为后代文学取之不尽的源泉。从这一点看，《诗经》又是中国文学的摇篮。

《诗经》是历史的，又是文学的，文学和历史的三重身份，造就了它润泽千古的经典地位。

其实，不管是历史细节的展现，抑或文学艺术的创造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名物运用得以实现的。如果把《诗经》比作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有机体，那么，名物则是构成它的充满活力的细胞。

大量各具姿态、富含蕴味的名物的运用，是《诗经》语言上的一大特点。名物是时代的产物，在它们身上留有时代的烙印。通过它们，我们不仅可以真切地“遥望”当时的生产、生活，还可以体会到那个时代人的喜怒哀乐，领略到那个时代人的精神风貌。

《诗经》名物是诗人情感抒发的载体，是经过诗人们精心选择来的。在诗人精细描述下，千姿百态的名物，客观上形成了《诗经》万花筒般的美，造就了《诗经》较高的艺术成就，从而也奠定了《诗经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。

名物是一座桥梁，一座架在现代与历史之间的桥梁，一座沟通古人与今人心灵的桥梁。

所以，研究名物对于全面地理解诗旨、体会诗情、把握诗艺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研究《诗经》而不涉名物，就等于隔枝射鸟、隔云望月。这一点，前人有着清楚的认识。朱熹说：“解《诗》，如抱桥柱浴水一般，终是离脱不得鸟兽草木。”^①郑方坤《全闽诗话》引《昆山徐氏经解》之语云：“六经名物之多，无逾于《诗》者，自天文地理、宫室器用、山川草木、鸟兽虫鱼，靡一不具，学者非多识博闻，则无以通诗人之旨意，而得其比兴之所在。”^②戴震指出：“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，则比兴之意乖。”^③多隆阿也说：“盖《诗》中

① 黎靖德：《朱子语类》，第2096页，中华书局，1986。

② 郑方坤：《全闽诗话》卷三，《四库全书·集部》第425册，第112页。

③ 戴震：《与是仲明论学书》，见《戴震集》第182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。



比兴类非无意,不识其物,几莫知其比兴之由。”^①诸家之语大都着眼于名物对于“比兴”的意义,未免眼界狭窄,但他们均强调了名物研究的重要性,无疑是正确的。

事实是,几千年来,名物的研究虽没有成为《诗经》研究的主流,但却如涓涓细流,绵延而不断。下面分四个阶段,概述《诗经》名物研究的状况及其所呈现出的特点。

三、《诗经》名物研究概述

1.《诗经》名物研究的孕育期

孕育期是指第一部《诗经》名物专著出现以前的秦汉时期。这个时期,《诗经》名物研究还没有独立出来,主要蕴藏在诗意的训解及有关的训诂学专著中。最早对《诗经》中名物予以极大关注的是《毛诗故训传》。该书在阐述诗意的同时,用扼要的言语对其中的名物逐一加以训释,如它在解释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含义时说:“关关,和声也。雎鸠,王雎也,鸟挚而有别。水中可居者曰洲。”在解释“参差荇菜,左右流之”时说:“荇,接余也。”它不光对诗中的草木虫鱼等自然名物进行训解,还对人工名物加以训解,比如注解《采蘋》“于以盛之?维筐及筥?于以湘之,维錡及釜”时说:“方曰筐,圆曰筥”、“錡,釜属,有足曰錡,无足曰釜”。其名物训释文字虽然简略,然因其是现存第一部《诗经》传释之文,又去《诗经》时代未远,故而成为后代名物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
同时期成书的《尔雅》,“训释五经,辩章同异”,全书共19篇,除了“释诂”、“释言”、“释训”、“释亲”4篇外,余下的如“释宫”、“释器”、“释乐”、“释天”、“释地”、“释丘”、“释山”、“释水”等篇,都是属于名物的训诂,而其内容大抵以《诗经》名物为主。《诗经》名物研究已渐成系统。

东汉末还出现了一部专门解释名物的专著,即刘熙的《释名》,

① 多隆阿:《毛诗多识·自序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72册,第563页。



全书共分 27 篇,其中的“释天”、“释地”、“释山”、“释水”、“释丘”等 21 篇,都是名物的训诂。该书采取“同音、近音训释”的方法解说名物,如解释“脂”说:“脂,砥也。著面柔滑如砥石也。”解释“黛”说:“黛,代也。灭眉毛去之,以此画代其处也。”其解说体例大抵如此,其弊往往流于穿凿。《四库提要》说它“以同声相谐推论称名辨物之意,中间颇伤于穿凿,然可因以考见古音,又去古未远,所释器物亦可因以推求古人制度之遗”。^① 应是中肯之评。

《毛诗故训传》的随文释物,及《尔雅》、《释名》以《诗经》名物为主体的训诂学的发展,促进了《诗经》名物研究的发展,孕育着《诗经》名物学的独立,第一部名物研究专著稍后便应运而生了。

2.《诗经》名物研究的发展期

这个时期大约从魏晋到明代中叶。在孔子“多识”之语的激发下,在前人名物研究的基础上,三国时期,诞生了第一部《诗经》名物研究专著,即吴人陆玑的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。该书正式以《诗经》名物命名,其内容不但注释《诗经》中动植物名称,还进行分类,并详细记载每一种动物和植物的今名及与方言的差异、形态、产地以及使用价值。该书的体例为先列举诗句,然后解释其中的名物,比如解释“芣苢”,先列诗句“采采芣苢”,继之以解说:“芣苢,一名马舄,一名车前,一名当道,喜在牛迹中生,故曰车前、当道也,今药中车前子是也,幽州人谓之牛舌草。可齑作茹,大滑,其子治妇人难产。”把“芣苢”的别名、方言、生长地、食用价值、药用价值交代得十分清楚,使人一目了然。这比《尔雅》纯粹以训诂法解释事物名称的方式,及《释名》以声求意,大大前进了一步。陆书在《诗经》名物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,《四库提要》对之有评:“虫鱼草木,今昔异名,年代迢遥,传疑弥甚,玑去古未远,所言犹不甚失真,《诗·正义》全用其说。陈启源作《毛诗稽古编》,其驳正诸家,亦多以玑说为据。讲‘多识’之学者,固当以此为最占焉。”纯粹的

① 《四库全书·〈释名〉提要》,《四库全书·经部》第 215 册,第 383 页。



《诗经》名物研究由此开始。可惜陆玕原书早已亡佚，现行两卷本并非全貌。

尔后，《诗经》名物研究断断续续，至宋、元时期，有蔡卞的《毛诗名物解》、许谦的《诗集传名物钞》两种。蔡卞是王安石女婿，故其书大抵以王安石《字说》为宗，其解释名物，虽“征引琐碎”，常常有穿凿之处，但也算得上是这类著作的先导。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评价较为中肯：“故书琐碎穿凿，于经无补。然能贯穿经义，会通物理，颇有思致。其所征引，有出于陆、孔二疏者，亦足据以为证。”^①许谦《诗集传名物钞》依照《诗经》各篇的次序说解名物，采录旧说，加上按语，所考颇有根据，不失为一部佳作。但该书内容多涉及名物以外诗意的疏解，不够纯正。

此间还出现了一部《诗经》地理名物的专著，即宋人王应麟的《诗地理考》，该书全录郑玄《诗谱》，又旁采《禹贡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、《括地志》、《水经注》及先儒之言凡涉及《诗经》中山川河流地名者，编汇而成，故其资料广博，虽被后人讥为“不拘其说，是非得失，一概并存，可谓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”，^②但它毕竟是现存第一部《诗经》地理名物专著，对后代地理名物研究有着开启之功。

除了上述所说的几种著作，见诸文献记载的还有六朝人的《毛诗草虫经》、宋人杨泰之的《诗名物编》、元人杨璉的《诗经名物类考》等，可惜均已亡佚。

另外，名物图谱也在《诗经》名物研究中出现了。据《隋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通志·艺文略》和《图谱略》记载，梁有《毛诗图》三卷，唐有程修己《毛诗草木虫鱼图》及成伯玙《毛诗图》、《小戎图》，但均已亡佚。

这一时期，《诗经》名物研究虽然独立，但却没有形成规模，如沉脉潜流，时隐时现。

① 周中孚：《郑堂读书记》卷八，第35页，中华书局，1993。

② 周中孚：《郑堂读书记》卷八，第37页。



3.《诗经》名物研究的兴盛期

这一时期包括明末和有清一代。明代后期和清代,考据学发达,受此风影响,《诗经》名物研究也如雨后天晴般兴盛起来,出现了一大批专著。明人的有:吴雨《毛诗鸟兽草木考》、冯复京《六家诗名物疏》、毛晋《陆氏诗疏广要》、林兆珂《多识篇》、徐士俊《三百篇鸟兽草木记》。清人的有:陈启源《毛诗稽古编》、顾栋高《毛诗类释》、毛奇龄《续诗传鸟名》、赵佑《草木疏校正》、赵执信《诗经名物疏钞》、陈大章《诗传名物集览》、姚炳《诗识名解》、方琬《读诗释物》、焦循《陆氏草木虫鱼疏疏》和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》、牟应震《毛诗名物考》、丁晏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校正》、多隆阿《毛诗多识》等。另外,还出现了一些天文、地理名物方面的专著,如焦循《毛诗地理释》、洪亮吉《毛诗天文考》、朱右曾《诗地理征》、尹继美《诗地理考略》、桂文灿《毛诗释地》等。以图配文说解名物亦有专著出现,如徐鼎的《毛诗名物图说》,上图下文,颇为直观。以上所列专著可见于《四库全书》、《续修四库全书》、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、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。各书特点不再一一赘述,读者若有兴趣,自可翻览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这个时期,《诗经》名物研究在日本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,并有专著问世,如稻若水的《小识》、冈元凤的《毛诗名物图考》、茅原定的《诗经名物集成》等。特别是冈氏之作,图文交融,其考证名物,资料详博,且冈氏于“说《诗》之暇,遍索五方,亲详名物”,故其说多有可取;另外,200余幅图画,都属于名家工笔摹绘,形态逼真,使人观形而知物,不失为《诗经》名物研究之佳作。“所谓说《诗》辨物者,于此乎可以备资正焉”,^①此语不媚。

纵观清以前《诗经》名物研究,在内容上受孔子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之语的影响,大都以《诗经》动植物及相关自然名物研究为主体,甚至有些书只局限于鸟、兽、草、木四项,比如姚炳的《诗识名

① 上述两条引文参见[日]冈元凤著,王承略点校《毛诗名物图考·跋》第257页,山东画报出版社,2002。